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五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四十八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四十八冊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餘勇可賈 陸軍議增

國民公義

先憂子

殖民雜俎

時論譯錄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來稿

英杜戰爭後之形勢

日本有賀長雄

世界前途

譯國力報

俄國侵畧鐵道

英人克樂詩

論女權之漸盛

日本石川半山

論種界之競爭

同

中國近事

詩文辭隨錄

義和團滋事彙誌

中國魂

地球大事記

人間世

英杜戰爭彙記

歐洲國民占納國費大

概軍備之累

兵費與學費比較英

日國力

非律賓種族考 英德關係

贈別律詩三首

觀天演齋主

聞劉問芻中鎗未死

大島翼次郎

詩成後再書示同餞者

同

鐵面獼猴

蓬頭子

大鏗

鐵面獼猴

鐵面獼猴

國民公義（續前稿）

先憂子

保國義第二

歐西人之言曰。支那之弱。由其人無愛國心。余痛其言。而竊謂其言之不盡然也。凡人之情。莫不爲己。事變之不關於己。豪傑或不動心。利害之既切於身。怯夫亦必奮力。故鄉鄰有門閉戶坐觀。同室操戈。纓冠往救。何者。切身不切身之異也。我中人經營其室家。封殖其財產。雖情夫蕩子。於其室家之飄搖財產之蕩析。則莫不殫精竭力奔走而營謀之。豈不謂家者身之所託。家不全則身不保哉。然國者家之所託。是亦吾民之大家也。利害之來。其切線實與家無異。然一統之世。競於國內。但保家而家已可安。至列國之世。爭於國外。不保國則家無所託。故其入而死。灰槁木絕。無愛戀斯已耳。若既有愛私。即同此愛力。固未有能用之於小家而不能。用之於大家者也。且人有恒言曰。國家國家。固謂國者即民之家。國與家不能離。而爲二者也。若使無家。何以成國。若使無國。何以爲家。其國土既爲大眾所託。身其休戚必非一人之私事。譬之木也。合枝葉根幹而成爲樹。使徒灌漑其一葉。而任全木之摧毀。木既萎矣。則一葉必不能獨榮。譬之人也。合五官百體而成爲身。使徒保養其一指。而任全身

之腐敗身既死矣則一指必不能獨生國之與家豈異是哉且以今日之中人與西人較莫不謂西人愛國中。人愛家矣。然吾謂天下之愛家者莫西人若天下之不愛家者莫中人若夫西人雖與我異種而其樂生惡死樂富惡貧則與我同也然吾觀西國人士於公家之事舉凡興利除弊莫不捨身忘家以赴之其執干戈以衛社稷者類皆蹈湯赴火奮不顧身而其農工商賈出資財以供國事租稅煩重絕無怨言脫或國家有急則復竭力捐輸毀家紓難彼豈不知性命之可貴財產之足惜哉然彼謂國即吾家國不保則家不保吾之毀家致身即自保護其財產安衛其性命也故其國日盛而其家亦日安吾中人以愛家名於天下然而岌岌危殆朝不謀夕大廈將覆不知託命於何力庭戶雖有日懼他人之入室日夕僂僂無術自保豈保愛之心未至耶抑保愛之術未得其本耶嗚呼吾人之愛家者其效如此而西人之不徒愛家者其效乃如彼吾中人其亦於家國之間而知所變計耶

變計之道先去二病。一曰據其箇人主義西士之言羣學也凡合多數之人而成爲社會者必其協力分勞各盡職分互相聯合互相扶植然後其羣乃成其國乃立其種乃昌若野蠻之散布山島各自爲謀如杯盤之羅列案上如金石之散布地中塊然孤生絕無協力分勞

之事則其羣必渙其國必滅其種必亡生理學家亦以此義爲萬物有生機無生機之界蓋生人之異於死物文明之異於野蠻而國之所以能成爲國者固視此協力分勞之事也中國四萬萬人其羣可謂盛矣其國可謂大矣然各謀其身各顧其私其下者自圖衣食自營身家衣食之外不復知天地復有何物身家之外不復知國家更有何事又其甚者且至損人以自益害人以自利乘國事之危急而肆其中飽之私幸權奸之任事而便其鑽營之計而其所謂置身清流雅負時望者則惟言束身寡過自潔其身語以時局艱難國勢危迫則曰在位者謀之吾無其責也語以種族之淪胥宗教之將墜則曰豪傑者任之吾無其才也人人以此自謝人人以此相諉盡二十一行省之地而陸沈舉四萬萬之同胞而爲奴彼猶將閉門思過不聞不覩嗚呼宇宙腥膻載胥及溺無山可入無海可蹈而顧貌襲宋明遺老之面目以行其楊氏爲我之隱私吾不知大廈傾覆片瓦其能幸存乎嗚呼中國號稱四萬萬人乃至無一人能知國家之主義無一人能任國民之公事甯他日之爲奴爲隸爲牛爲馬爲異族之驅縛鞭笞而必不肯於存亡呼吸之間少緩其私少用其力以赴國民之急彼固所謂自了者其將果能自了耶且責任者人所必不能免者也既爲此國之人即有此

國之分。即負此國之責任。故必任其國之事。乃可爲其國之人。若徒衣國之衣。食國之食。家國之家。至於國民公事。則曰待之有位。有才者。則是我食人之食。而人事我之事。即以箇人主義而言之。彼之所以爲人者。固尙未能自了也。且一國之人。其有位有才者。亦僅矣。我待之。人人亦將待之。我彼此互諉。則外人之涎吮其旁者。遂突入而代其事。而握其權。至是則雖欲協力分勞。而人且不許我之干預。向之所謂主人。所謂職分者。乃至求一涉議政之院。一執上等之業。而不可復得。蓋箇人之主義。既完。既備。而奴隸牛馬之任。隨之矣。詩曰。我有庭內。不洒不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我國民其及他人之未保。而亟思自保之矣。一曰。除其奴隸性質。夫引線之差也。視其起點物體之成也。視其原質。牛馬有馴伏之性。故人得而駕馭之。俳優有柔媚之性。故人得而狎弄之。凡人之囚人而不能獨立者。其人即有奴隸性質者也。夫奴隸者。待主人之長成。而不能自活。聽主人之命令。而不能自立。供主人之指揮。而不能自事。其事壓之。而不敢抗。令之。而不敢逆。摧屈凌辱之。而不敢報復。無論孰爲之主。苟能豢養而驅策之。即俯首順從。甘爲服役。而不敢復有他望。故其人非無點慧之姿。任事之材也。然一切天生之才力。悉以之承人顏色。仰人意旨。供人奔走。而不復自知。指

令之辱。羈輓之苦。故終其身而不能自成。一事終其身而不復見齒於人人之執。是業者其人即爲賤役國之有是人者其人即爲賤種。此非洲之黑奴所以終古無自立之一日也。我中國神明之貴胄。非不能有爲者也。聰秀之華種。非不能獨立者也。然自秦漢以來。低首於壓抑之下者千數百年。而未嘗得自立之一日。安於僕役之分。習於服從之態。積之既久。其氣漸馴。廉恥日少。媚骨日多。至於今日。其性質固已成矣。邀貴人之願盼。而引爲榮得權要之納交。而炫爲幸容。悅取媚搖尾乞憐。演習奴隸之行爲。規模奴隸之態度。甚至受外人之鄙叱。不知詭恥。而反假其餘焰。以驕人。被外人之宰割。不知恫奮。而預庇其餘威。以自託。苟有可以藏身者。雖極其奴顏婢膝而安之。若命甘之。如飴。彼固謂我嘗受庇於人。從服者我之常分。誰能以衣食聚養我。以差使驅令我。我可奉爲主而服其役。而反不知天下有自立之一事。而反不知吾身有國家之責任。嗚呼。此我之所以日割土地。日失利權。日移內政。而卒未聞有發憤興起者也。夫以我之龐然大國。濟然大衆。彼西人之始。豈敢逼脅凌辱我哉。但察我國民之性質。未輒駕而先自願。從未壓屈而先自奴役。故彼償我之所願。因其性質而利用之。果一割再割。而莫敢抗。嗚呼。古今中外。亦寧聞有以奴隸立國者哉。民者國之

主也。乃自委其主人之任。而反待他人。以爲主人。我國民雖不自愛。抑何其放棄責任之至此極也。

故夫二者之根株不拔。則國民之熱心不生。國勢之存亡。係於民心之冷熱者也。普敗於法。民皆愧憤。如念私仇。以此熱心。卒報法仇。而成霸國。我之恥辱危殆。豈不百倍於普哉。今夫鄉族之間。鄉約之公事。祖祠之公產。其有侵蝕毀敗之者。則必羣起而攻之。夫鄉事祖產。於其身家未必有害也。而必攘臂力爭。豈非謂此固大衆之所有分哉。而獨至國之公事。公產關係於其身家之存亡利害者。則反偷忍相安視之。曾鄉事祖產之不若。豈彼之果不自愛。吾謂其仍有倚賴他人之心耳。嗚呼。聖主幽廢。上人之庇衛。無可望。強鄰狡啓。外人之保護。不足恃。國之存亡。種之興滅。其責畢萃於我國民之身。其命均繫於我國民之手。忍而亡之。滅之。惟我民身受其慘。不忍而存之。興之。亦惟我民身受其福。我民而不念斯義也。我民而苟念斯義。則如家業垂敗。豪勢侵吞。必將奮力撐持。而不諉爲父兄之門戶。孤城困危。凶賊屠噬。必將登埤死守。而不視爲君上之城池。滅亡不能怨之他人。成敗皆由其所自取。知必有不忍以廿一省之山河拱手而東獻。四萬萬之貴種面縛而就虜者。萬衆一心。同仇禦侮。是直不啻一身一家之私事也。公義云乎哉。公義云乎哉。

時論譯錄

英杜戰後之形勢

日本有賀長雄

南非戰爭將結局矣。英相沙侯將滿任矣。德國則海軍問題既成。議會有解散之色。法國則博覽大會既罷。內閣有交迭之勢。同時適美國又新舉大總統。若果德膜古辣黨爭勝。則外交宗旨必一變。統觀列國政界。早晚將有變遷。而膨脹主義又再興矣。故本年之初秋。實世界外交局面一大變動之美觀也。

此變動是由何點而發者乎。思維某國之人民。頻表其同情之意於布鴉人。布鴉人請其干涉。彼國政府不取干涉之地位。而故令英國得行其所欲爲。因而求其報償也。其發點或因是乎。曩者德占膠州、俄占旅大也。而英國不援中國。使二國得遂其欲。因而自得楊子江沿岸一帶之地以爲報償。故今英國與南非之交涉。而列國皆作壁上觀者。亦欲望後日之報償已。亦自然之勢也。

然最宜注意者。則俄國之態度也。余嘗論俄國必乘英非開戰不暇他顧。而一旦得行其素不敢爲之事。今試畧指其事實。以證明昔日之豫言。即俄國於本年一月。藉名運

辛巳 一
隊輸送試驗。遂發遣高加索兵一隊於古司克。二月、借二千二百五十萬盧布于波斯。以關稅爲抵。三月、向土耳其要求巴古達鐵道以北之布設特權。雖然、此不足盡償其干涉之欲也。夫進軍於古司克。非出俄國政府之命。因昔尼可拉斯二世主戰派奏請值機討阿富汗。其勅答之曰。今若起事。是明示人間接敵英以援布鴉人也。不可不避之。其用意之深如此。實大可注意者也。夫英俄之關係。世人皆知。今俄人故竇好意於英國。豈真意哉。畢竟俄國政治家心內實有無限權謀。與主戰派之策相左耳。

今俄國戶部大臣隈梯者。專以經營理財爲主義。意在中亞鐵道及西伯利亞鐵道之速成。使瘠土變爲富壤。故不欲與英國明爭利益。而自占領希辣。使英國占領加布路。兩相利而不相妨也。苟一旦因阿富汗起釁。則十年之計畫。俱成中止。此所以於軍事則不欲下手於印度方面。於理財則不亟收波斯實權也。至借公債與波斯。此事亦甚尠少耳。蓋其意欲飽養飫蓄。俟他日一鼓作氣。方獲極大報償於南非結局之後。然則彼意將何在乎。非在土耳其。非在印度。將在二十世紀列國所共注意之中國也。此余輩

之所最懸念者也。

德國既於戰爭之初。與英國協商而占南非鐵道電信之利益。於小亞細亞又得建設巴古達鐵道之權。彼將以此而滿其所欲乎。抑將更有所求乎。至若法國之策畫。其附俄國之驥尾耶否耶。此等事皆在本年八月以後。若將來歐洲形勢之究竟。雖甚難豫定。而以上所言。實決不謬也。今日外交之所以暫時無事者。一則以法國大博覽會之故。一則以英杜戰爭之故。若此二事一竣。必事端百出矣。

世界前途

譯國力報

德相畢士麥既戰勝法國。逼爲城下之盟。獲賠巨款。占亞爾查斯、露勒盧、二州。竊以爲法國經此大創。不可復振。德國可以高枕無憂矣。然法國軍備。不數年竟恢復如舊。於是德國知擴張軍備之爲急務。國用加增多端。賠款早已用盡無遺。乃頓借公債。當時有以減縮軍備之說進者。畢相納之。欲行之將來。其後法人烏紀著一書呈之。痛言軍備爭競之害。且言德法二國互存猜忌。實係徧小狹隘。究無益於國家。如德國將懼法國報復之心。刷洗一空。則其常備兵可減三十萬。至防禦力則仍舊可也。

如是、國家理財一務。未有不綽有餘裕者矣。否則大至於傾。小至於危云云。是亦畢相注意德國產業之發達。重平和膨脹之原因也。爾來二十餘年。畢士麥雖亡。而政策猶依然不變焉。

法國既失亞露二洲。恢復國境之議。嘵嘵不絕。敵愾之氣。常使德國夙夜警戒。兩國汲汲擴張軍備。距破裂之危機而猶未破裂者。不知經幾何次矣。以開戰之後。不易收拾。故未敢先發也。唯二國防禦兵。相峙於華斯球耳。如斯遷延歲月。二國國民。妬忌之心。亦漸就銷磨。前有德、奧、意、三國同盟。後有俄法同盟。皆未致釀成亂局。而平和反有加焉。數年前基督教士被虐殺於土耳其者。不下數十次。土、希、二國之戰。土軍殺傷希人亦多。論者靡不憤土之背戾而無人道也。而俄、法、二國。自古以保護基督教自任。至此亦苟且聽之。不出相救。蓋近時歐洲外交。皆恐釀成大亂。故專注意以維持平和局面。如俄法同盟。亦不過出於維持平和之念。圖目前之無事而已。豈足怪哉。

然俄羅斯君主專制之國體也。法蘭西民主共和之國體也。不但立國根柢相殊。即宗

數亦各異。專制政體。乃共和國民所共憤。共和政體。亦專制君主所深忌。古未有宗教不同而不相水火者。即使同盟。亦徒負虛名。不能各以肝膽相照耳。俄法同盟。不過促德奧意三國同盟之速成。唯其意在保全和局。故識者之所不疑也。（未完）

俄國之侵畧鐵道（接前冊）

英人克樂詩

西伯利亞鐵道。當尙未有成議之際。俄於中央亞細亞地方。布設鐵道。已有端緒。擴張勢力。有汲汲不暇之概焉。舍西伯利亞而盡力於中央亞細亞者。非有所偏重。乃形勢之異耳。形勢既異。則計畫不得不隨之以異。中央亞細亞。爲俄國所必經營之地。故先及之也。至北亞細亞一區。即使俄國勢力孱弱。鐵道未布。然外無列國干涉。內地居民。亦不能抗俄之侵畧。故俄得以雍容施其蠶食。中央亞細亞則不然。其居民强悍好戰。非可輕視之也。且隣接多皆獨立國。故善防禦。而西伯利亞無人地。反受其侵焉。俄屢遣兵征之。因跋涉爲艱。常無所獲而還。千八百八十八年。俄將軍史可白禮甫。欲恢復昔日之失敗。乃赴亞家爾陳策於安倫可甫將軍。該將軍統領遠征中央亞細亞全軍者也。謂其輸運軍隊。須由家斯坪。然非布設鐵道。不足爲功云云。安將

軍以別無良策。遽納其言。頓欲興工築路。然鐵軌無從而得。復不知訴之彼得羅堡一團計畫。徒歸幻想。幸於愛格尼俄土戰爭之際。貯藏鐵軌若干。乃移以供目下急需。而輸至家斯坪。不旬日達米家葉爾灣附近。築鐵道二十六俄里。每里約中國一里八分。征服韃葛蔓。蓋藉此鐵道以奏功也。其後陷格苦特舖。併吞亞家爾。俄政府遂以延長該鐵道至機齊爾、亞爾巴、爲最要之舉云。

至千八百八十一年。築鐵道百六十英里。其後三年。家斯坪、鍛馬爾澗之間。竣工九百英里。千八百八十八年。開鍛馬爾澗火車砵。此鐵道自政畧及工業上見之。殊可注意。而其真宗旨。則全在兵畧耳。鐵道所經之地。多屬不毛之原野。工事頗困難。如家斯坪附近。及馬華爾西府至阿苦鍛斯之百英里地。沙漠極重。欲免埋沒鐵道之患。不可得也。以俄國鐵道技師之能。安倫可甫之智。竟能築此至難築之鐵道。誠可欽尙。其安全雖不及歐洲諸國。然於殖民一策。已獲益不少矣。

該鐵道方向。與俄之波斯鐵道同。西方之極處。經二次更改之後。今在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試舉其火車砵之距離。以供世人一覽焉。

從苦拉斯洛華、惡梯苦至機齊爾亞爾巴

百九十英里

從機齊爾亞爾巴至亞斯家巴

百三十六英里

從亞斯家巴至馬符

二百十四英里

從馬符至假爾球

百四十七英里

從假爾球至漣苦哈拉

六十六英里

從漣苦哈拉至鍛馬爾澗

百七十五英里

從鍛馬爾澗至打修格

百八十七英里

築中央亞細亞鐵道之眞宗旨。在期望強固該地之兵畧而已。故鐵道紆廻一英里許。使之便於商業。亦不可得。蓋苟於兵畧上爲無用之地。則決然不顧。唯求輸送軍隊之靈捷。各屯營交通之便利也。如馬符火車站去馬符市甚遠。而建於馬爾家蒲對岸。蓋該地處於馬爾家蒲河德齊燕河之間。爲兵畧上之要區。一旦有事之時。可直運兵壓阿富汗境。又假令兩河橋梁爲敵所折。尤無妨礙。故此火車站較築之於馬符市。更爲有效。聞由該所襲擊黑拉特。僅須數點鐘之久云。

淒苦哈拉火車砧。去淒苦哈拉府約十英里以外。蓋防亂民蜂起之際。遂致破裂其鐵軌耳。故火車砧多建於原野之中。於中央亞細亞鐵道各方面。則連結兵營。布置周密。其意蓋在犯阿富汗國境也。更越國境。經黑家修苦。衝黑拉特。若於格爾機渡阿苦斯河。可直襲婆爾苦。中央亞細亞。既駐有重兵。復有鐵道直接家斯坪之便。輸運軍馬藥彈。朝發夕至。俄人於兵畧之用心。誠不可思議矣。

(已完)

論女權之漸盛 (接前冊)

日本石川半山

女子既從事各項高等職業者日衆。乃勢不得不侵男子生活範圍。今女子而爲律師者有焉。爲醫生者有焉。爲主筆者有焉。皆克認真辦事。不保其他日無爲議士爲大臣爲將相者。女子既褫男子利權。馴至鬚眉之徒。乃下爲侍病人。爲廚宰。爲成衣匠。爲洒掃人。甘奉女子之役。乾坤倒位。剛柔異地。是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男女之競爭。剗于十九周年。至于末年乃愈甚。過去如斯。將來何如。英國女子薩馬塞特者嘗有言云。二十周年爲女子自主之日。我輩脫男子羈絆。其期非遠也。將來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說教家。不出于男子。而出于女子。用其慈悲柔和之心。處世行道。其益于世道

人心。必百倍男子專權之日也必矣云云。言雖似誇大無稽。亦不爲無因。據菲丁氏紀行云。緬甸女子權力甚盛。過于男子。國中一切生業。皆爲其所辦。男子則不免立其下風。夫勢力所在。則權力所存也。從來男子權力凌女子者。一由有積威成之。非其本來勢力如是相徑庭也。但其爭在向來則未甚。然將來果能維持現局否。必在二十周年而決之。然則男女之爭。實爲二十周年一大關鍵也。

論種界之競爭

日本石川半山

世界人種。千彙萬狀。不遑計數。然大別之。不過有白色黃色黑色三種。白色人種有二。一曰紅白種。英俄德法美諸國人屬之。二曰黃白種。中國日本朝鮮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屬之。自有電力氣力發明以來。世界氣運漸向齊一。論者謂大同之世不遠。試觀列國情形風俗習慣言語文章法律政治。不期而漸赴齊一。乃至人種形貌。亦漸有統一之兆。法人某論緬甸人種亡滅之事云。寒窩王死後。緬人日減。無他。國中富力。漸爲西人所併。其女子亦甘爲西人妾隸。血脉紛亂。馴至其種族漸竭云云。世上顏色白皙眉目秀則者。皆受女子眷愛。列國皆然。乃至有色種族。婦女不愛土人

男子而愛白人。聯婚配偶者日衆。而見其所生之子。其膚色漸變白色。譬如南洋馬來蘇門答臘島土人。自歐人入其地。土人膚色漸爲白色。亦人種變遷之效也。如是歷有年所。世界格黑兩種。漸次亡滅。而白種日蕃。可期而見也。但白種亦有黃白紅白二種。已如所言。其間亦不能無爭競。此爭也。至于二十周年而倍甚。黃紅之爭。實爲本周年一大關鍵也。黃白紅白二種爭競所極。未知鹿死誰手。即在今日人人各異所視。或言紅白種勝。日本國中學者多持此說。如谷、鳥尾、二將、三宅、志賀、二學士。爲其翹楚。此等人在數年前倡禁外人入內地雜居之說。據云一旦准外人雜居。我國人腦力體力。均不足與彼族相當。爲其所壓倒。竟不免衰滅。泰西又有黃白種勝之說者。如北美人亞連哈德克嘗查訪日本北美兩國人。一一比較其體格體力。得其平均之數。以謂日本人形體。視北美人彼此無大徑庭。一旦爭競。其勝敗不可測。其說與谷、鳥尾二將軍說異途而殊歸。今據該人查訪所得成績如下。

頭顱周圍

日本人二十寸四分之一

美人二十二寸

兩耳間之長

日本人十四寸

美人十四寸

腦量

日本人四十四兩

美人四十八兩

兩耳間直徑

日本人五及八分之一

美人六

反省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八分之五

知覺力

日本人四及八分之五

美人四及四分之三

愛着力

日本人四

美人四及四分之三

體量

日本一百十五磅

美人一百十五磅

亞連又言曰人體質。視美人已無大差。而日人尤長于模仿之性。又事戰爭。尤爲可恐。夫黃白紅白兩種優劣。人人異見如此。不知孰信。余謂前者遠勝後者。余請徵驗事實。以証余言之不經。

黃白種愈于紅白種者厥有三端。一曰人口。二曰體力。三曰腦力。今次第詳述。凡世界中體力最強能耐寒熱與艱苦。無出于黃白種之右者。至紅白種不免承其下風。聞英人移住于印度者。在其地經三代輒失生殖力。不能胎子。南歐地方民一移于極北。忽致凍死。足見其抵抗寒熱之力羸弱也。至于日本人南移台灣。北住千島。處于極寒極熱之地。並無減生殖力之事。其體力勝于歐人也明矣。如朝鮮起臥于糞穢之中。粗衣粗

食。淡然自甘。畧無艱苦色。若使歐人一日處于其間。克保其生者罕矣。嘗見中國人在湫隘街巷。呼吸污氣。飲用污水。殆爲人間不耐。而其心氣旺盛。體力康健。克全天壽者。比比皆是。西人皆詫爲怪異。蓋文明越進。奢侈越長。奢侈越長。體力愈弱。無怪東西國民。其懸隔若是之甚也。生物學者拔克曼嘗論歐種亡滅有日。且云寒熱氣候。克鍛鍊人體。俾其康強。其效遠勝于醫藥之力。所謂文明也者。不獨于人體力無利。適足損其天然云云。非誣言也。又據學者記錄。足發明歐種不適于殖民之理者頗多。今將其數例開列于左。

一 阿非利加巴爾度以斯地方。白人移住者頗多。然其智識體力並劣。爲土人所賤視。

二 南美秘魯國。白人易罹熱病。多致死亡。至于三世之後。不見其裔。

三 伯拉西爾內地。歐人裹足不敢入。

四 據千八百十年報冊。墨西哥達烏埃加拉加斯三國。人口有八百五十萬。其百六十萬。係西班牙種。降至千八百九十三年。三國人口增至千二百萬。而其中西種則減爲百二十萬。

五荷蘭占有瓜哇。歷有數百年。而荷種住該島者常不出三萬人之上。

六東京西貢盤古克地方。法人來住者皆爲瘴癘所侵。

七新金山墨爾奔隆地方。歐種工人皆畏炎熱。一日工力上于七施林就之者甚少。

八英屬非洲那達爾。千八百四十二年始歸英屬。爾來戶口日蕃殖。然英人則增加之度甚少。

若夫黃白種能耐寒熱艱苦之性。實非紅白種能企及。今就中國人將其例之彰明較著者開列于左。以証余言之非私。

中國面積四百二十一萬方里。其人口則上于四億。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而其生殖力尤爲旺盛。以中國一國。其勢力可克與歐種抗衡。

中國人之移住海外者。接踵不絕。北自西伯利。南至開普。到處莫不有其足跡。而其居處積月累年生聚倍蕃。即以星架坡一口而言。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該口住民中歐人居一百馬來人占二萬。中國人則不過一千人。其後千八百八十四年。中國人增至八萬六千人。歐馬兩種則殆與十年前無大徑庭。

千八百二十八年松歇吳生礦所傭中國人。唯有一千人。幾爲馬來人所屠盡。現今

則增有一萬人。

南洋印度各部及列島外來民。中國人居其多。而壟斷其貿易利權者。又以中國人爲最。西藏土地高寒。非洲瘴癘害人。中國人一住其地。並無所損。生聚日蕃。

據貌爾拔爾所記。每年亞細亞人移住英京者約不下一萬人。其三分之二。乃係中國人。

北美新金山政府出一苛令禁中國日本兩國人移住。唯失已利權之是悞者。亦可以見黃白種之數。漸致凌駕紅白種也。黃白種不止于其數與體力凌駕紅白種。亦于其腦力可與彼相抗。古來先民之卓絕者。多出于東方。其人物固不在歐人之下。以德行學問言之。彼有基督蘇克拉垤士坤度歇給爾。我則有孔子孟軻老莊子周。以功業言之。彼有亞歷山沙勒曼施塞。我則有秦皇漢武。忽必烈帖木兒。其相去豈遠哉。或言黃白種之性。株守舊習。難望于一蹴而至文明之域。是亦不通之論也。日本開關以來。僅不出四十年。而文物粲然。政治昌明。以視歐洲。多無慚色。均是黃白種也。日本所能爲。豈別國人不能爲之理。安知他日黃白種諸國不發憤自強。震動世界。俾夫紅白之旅。瞠然居後哉。此事當在二十周年而即見之也。

中國近事

義和團滋事彙誌

五月十一日京友密函云、義和團事。政府竭力袒護。決無勦辦之理。端邸的是團匪中頭目。而太后信團匪最深。屢次稱爲義民。宮女多學拳勇。大阿哥亦興高采烈。日夕相隨練習。除虎神神機各營。均與團匪聯結外。卽榮中堂所部之各軍。亦均甘與團匪暗合。決不肯出力勦辦。現在所派各軍保護各使署。實爲危險。恐各軍卽與西人爲難。則爲禍更烈。殊深杞憂也。

初九日函云、駐京俄公使遣派可薩克俄兵一隊前往蘆漢鐵路工程處保護俄人回京。途中被團匪截擊。該匪愈聚愈衆。卒爲俄兵擊斃十五人。始行星散。俄兵二人受傷。英國教士二人在京城附近被殺害。又電云、可薩克俄兵四名被匪殺害。俄人已派馬隊五營計二千。前往北京。卽日當可到京。

同日天津信云、直隸萬全火車棧又被團匪焚燒。天津至京軌道又遭拆毀。距津約八里。有一鄉爲該匪所屠。鐵路工程師比人兩名遇害於某處。該處離津約五里。匪黨聲

言定於今夜來攻天津。各西人嚴備以待。

各國駐京公使電請各該國提督各派衛隊一百名晉京。共計七百名。美國水師提督適在大沽。業已派兵登岸。以便入京。日本亦由其大沽兵艦派兵二十五名至京。德俄各國之兵。當在三十六點鐘以內可以畢集也。

九日匪黨又至豐臺焚燒車棧。拆燬軌道。該處爲蘆漢幹路之重鎮。約距京師八英里。地方官聞信。即派營兵馳往馬家堡保護車棧。因該處乃由京至津之第一棧。幸得保全無恙。京津消息不通。因火車弗能照常來往。以故人心惶惶。

初一日太后在頤和園聞信大驚。特調兵二營專保頤和園。聞團匪在長辛店縱火。濃煙直達。太后在萬壽山內瞭見。立命大臣帶兵往查。故榮祿亦親自出京將中軍神機等營分布妥當。每城門紮二營。惟永定門五營。馬家堡三營。豐臺五營。又長辛店地方。當團匪縱火橫行時。各西人均避匿近處一小山內得免。又有人從琉璃河來據云。團匪俱係紅布繫腰。其中以二十歲內外之人居多。所持者皆木棍長鎗鐵刀之類。當其縱火毀車時。此股團匪不過數百人。裕祿以豐臺鐵路情形危急。已於初一日派何統領

永盛。挑撥練軍右營前往豐臺駐紮。以資防護。豐台警信傳入京城。總署卽于初二日檄調兵百餘名保護東交民巷一帶各國使館。步軍統領崇受之。初二早親往長辛店。榮祿亦率兵隊數百名到馬家堡再至豐台。將全村逐家搜檢。如抄有車站物件。卽行斬決。聞抄得八家。獲犯八名。其餘因天色已昏。初三早再抄。刻下豐台甚形紛擾。豐台一處被村民搶物焚站後。計所毀約值銀十五萬兩。又接豐台信。知豐台站汽機房電報房票房焚毀殆盡時。死華人四名。一法人受傷。踉蹌赴京。琉璃河鐵橋已毀壞。初剛毅等說義和團均是義民。國家一切當爲保護。後慶王知事將不了。西人將以兵來京。大懼。與剛力爭。始有前數日令勦之上諭云。

初九日北京電云、皇太后於昨夕同各親王等在便殿會議良久。終曰。義和團匪誠屬忠君愛國。設俾之以器械。便成有用之師。且可藉以禦侮。自應未便議勦云。榮祿並禮親王獨以此議爲不然。無如爲慶端及剛毅趙舒翹等所抑耳。王文韶則默口不言。而皇太后遂決議不勦。目下團匪日聚日衆。都中遍處皆是。附之者日以百計。亦且公然無忌。滿人多半皆其黨羽。腰間各束紅帶。以爲識別。現危機緊迫。殆有朝不保暮之勢。一旦變生倉猝。則寥寥數千之洋人。僅足以供二十萬衆團匪之一飽。而神機營

各旗兵。尙不在二十萬衆之列也。

初三日北通州信云。初一日下午三點鐘豐臺火車棧被燬。估值約失十萬元。該棧所各洋員均於是早黎明赴津。是日遂無火車由該處來往天津矣。蘆漢車棧並橋梁木料。以及長辛店棧所。均於同日焚燬。該棧所多係存儲器具。左近房屋皆洋員寓所。各洋員見勢不佳。幸已足備火器。是以開鎗轟斃匪孩一口。擊傷匪黨二人。匪等始行星散。然各洋員終不敢外出也。

初八九之時。各國派兵到京者已共有九百六十五名。計英國三百零八名。美國一百五十六名。法國一百四十一名。俄國一百零五名。日本九十五名。德國八十名。意國八十八名。又上月杪義和拳起事之時。俄政府已遣俄兵二千名及所需軍糧軍火等。前駛中國。目下再有調往運船六艘。滿裝俄兵往華之說。又聞俄廷業已力請中國政府。願代勦辦團匪。并北方各處亂黨云。又聞駐北京各國使臣決議請總署帶領覲見 皇上。十一日天津電云。京津車路仍阻不通。團匪沿路阻截。華兵無能擊退。總理衙門許洋兵雇船由水路入京。不准附火車前往。電信照常往來。現在用華人快馬驛遞。蓋防團匪割斷電線也。續到洋兵並砲火等業已登岸。提督聶軍門所帶之兵。昨在陽村與團

匪接戰。未見勝負云。又電云。昨夜距天津約二十五英里之盧發車站。又被拳匪燒燬。官兵擬分兵入京。適遇此事中止。遂與團匪鏖戰。匪徒死者六百人。又北京電云。政府已令聶軍門帶兵三千名馳赴京津鐵路沿途駐紮。英兵本日續到天津一百八十名。內七十五名隨帶機器砲一尊入京。倘鐵路無阻。即附火車前往。又電云。附近北京電線橋道一座。已被團匪拆燬。

十二日天津電云。本月十日團匪在天津城外與俄法日三國洋兵見仗。匪黨被洋兵擊斃二十餘人。隨即敗退。並云是日大沽口外已有俄法各國兵艦十七艘。又聞德兵已到大沽。但未至津門。刻下華民謠傳蘆漢鐵路比國工程師數人於前禮拜日由該處避難來津。路經保定。遇匪攻擊。當被殺死四人。其餘三十六人。半係婦女孩提。均各有受傷。並云保定府英教士一人。亦遭該匪殺害。

初十日天津電云。今日在津門華官。尤西官之請。欲發火車載西兵往北京。奈京津鐵道大半損壞。車不能行。盧發車站已被焚燬。初九至今。京津信息不通。津門有西兵六百名。快炮六尊。尚可無慮。華人情形則甚爲驚惶云。

英政府得上海電悉天津北京團匪亂情。當飭派駐華海英水師提督界以全權之責。令

清言幸四二
其便宜行事。相機進止。以保商務。勿許他國捷足先登。而俄人現在北京一切齊備。俾得坐收漁人之利。故英國昨復增派水師兵艦數艘。由威海衛開往大沽。又在其各兵艦抽選水兵不下六百五十名。帶砲五尊登岸。益以前日已派入京保護使館之水師官兵二百五員。合計目下在京英兵當有九百名。並砲八尊。其數較諸他國在京之洋兵。當四倍有奇也。

十五日北京電云、附近北京外國人之避暑場、跑馬場、墓地、等各物被匪燒毀。又天津信云、俄兵千二百名已到塘沽。更有可薩克兵五百。馬七十七匹。陸續到津之說。十七日天津電云、日本軍艦須磨十一日午前到大沽。水雷驅逐艦陽炎本日到着。又豐橋艦載海兵三百名于二日間到着。又俄兵千八百名昨夜上陸。十八日天津電云、俄兵千二三百名于大沽上陸。又云日本公使館之書記生杉山彬氏、十四日被中國騎兵所誤殺。或云董福祥部下所殺。十九日上海電云、慶王已出總署。端王代之。又云西山英公使之別莊爲團匪燒毀。及殺害英官吏。又云文廷式致電倫頓某報館。欲解釋今日中國之難。莫妙于奉 皇上遷都南方。若徒爲瓜分。恐增將來無涯之患。又劉坤一、張之洞、王之春、李鴻章、四人上書 皇上。請即鎮壓匪類。不可延誤致使滋蔓云。

地球大事記

英杜戰爭彙紀

西六月一號倫敦電報、英國將校昨日于若哇列司蒲魯克。對布鴉軍指示招降條件。○英軍之先鋒兵。直向杜國鋪列得里亞首府進行。○據的里美魯新聞之電報、英軍抵鋪列得里亞之時。并無隻兵阻禦。且由該地居民。共推市長出迎。○布鴉兵一部。逃往可馬得鋪魯地方。○大統領苦魯厄魯氏。遁在的拉鄂阿灣。○若哇列司蒲魯克。既歸英軍占據之後。其在周圍堡砦之布鴉軍。悉已解散。○英軍扼于哇沙列地方。遮斷鋪列得里亞、及的拉鄂阿交通之鐵道。○二號、鋪列得里亞、及若哇列司蒲魯克之間。于五月三十一號。兩軍數有小戰。○朗德將軍于些列加魯附近。與敵激戰。天色已暮。勝負未決而止。○英軍擲勇兵隊于加易司攻取敵軍之陣營。此役游因古少佐、及兵卒二名戰死。并負傷將校三名。下士以次者十七名。○三號、打古拉司附近。夫阿別魯司鋪魯地方。英軍烏哦魯列將軍部下之兵士七百名。被敵兵包圍襲擊。戰死者十五名。負傷者三十名。此役敵兵之數約一千名。其後仍被英軍擊退。○五號、馬

罕將軍所率兵隊。已與韓達將軍相連絡。取路同進。但韓達將軍所由之路。不見明報。○那他魯方面之英軍。自占領烏得列希德之後。希露度亞將軍更率兵出連古司列克之背面。進奪險固要塞。○六號、羅元帥于四號味爽。向鋪列得里亞進發。甫行十里。遇敵軍強固阻抗。對陣交擊。敵軍不能支持。漸次敗退。其時已近黃昏。遂于戰地露營。次日再進。○羅元帥于五號午後。遂入鋪列得里亞之街市。○朗德將軍達于希別魯尼亞地方。將與李拉板德將軍相接。○七號、據羅元帥之報告。英軍捕得之虜衆。尚在烏哦達哇魯地方。又布鴉將軍波達氏之夫人、及大統領苦魯厄魯之夫人。共留于鋪列得里亞。○英軍鄉勇兵第十三大隊。于林度列之附近。爲布鴉軍所困制。美修耶將軍援之。美修耶將軍、與二三千之布鴉兵。轉戰五小時。敵軍全敗遁走。又于此戰之前。該將軍曾于二十五小時之間。凡進擊四十四里。真勇厲無前也。○李拉板德將軍、于非克司蒲魯古北方。連敗敵軍二次。現敵軍退至別司列罕近傍。英軍自四面進圍之。○八號、據倫敦泰晤士報之豫言。將來阿連治新領地之軍政總督。多分屬羅元帥當其任。行政長官。則當屬沙阿魯夫列得、密魯那氏云云。

歐洲國民占納國費大概

全歐各國文明之度。日益進步。競爭之烈。更無窮期。而各國度支之費。亦因之日加繁重。其得集巨款以成非常之舉者。皆出于國民之公爾忘私以義爲利也。而究之國力充足。則各人自有之權。無不伸暢。其利益更什佰千萬。取之不竭。是國與民關係親切之顯象也。今試綜全歐各國國民每年應占國費之金額。通計而條錄之。

一尋常軍費。約在五十三億三百萬佛郎以上。平均計之。每人每年當占金十四佛郎五十六仙。

一軍費以外之國用。約須百九十五億八千三百萬佛郎。每人平均當占五十四佛郎四十七仙。

一國債總數。約千百五十六億佛郎。每人平均當占三百二十佛郎。其利息平均以四銖計之。每年約在四十六億四千萬佛郎以上。即每人當占十二佛郎六十六仙。以上三項。總計在二百九十五億二千六百萬佛郎以上。每人平均約占八十一佛郎六十九仙。是殆統貧富貴賤老幼男女。併力一致。無可差異者也。歐洲國民之負荷國事。

不亦重哉。

軍備之累

通計歐洲各國常備兵數。約三百七十萬人。每兵一名。一年經費。平均約千四百一十二佛郎。總計約須五十三億三百餘萬佛郎。此項純歸軍備直接之開銷。且此五十三億三百餘萬佛郎。全屬陸軍之費。若合海軍計之。則每年總額。實在八十三億九千五百萬佛郎以上。至陸海軍之器械等。是爲不能生息之物。凡用款以製備此類。皆所謂一去不返者也。現時此項所費金額。約在三百億佛郎以上。加以常備兵員。凡三百七十萬人。皆以強壯丁男任之。此等男子若以之執業營利。每日生出之。平均一人可得六佛郎。而既已列于兵數。其身之產業。不能自殖。每年之間。僅計以三百日爲營業之期。所獲金額。實達十六億六千萬佛郎。此項又屬間接之損失。而消耗于無形者也。

兵費與學費

歐洲各國國用之大者。莫如軍事及學業。二者誠立國之基也。今考九國現時用費之額。

表而列之。并著其徵兵于民之數。

常備兵數 每千人中
之應選者

兵費 國民平均
之認出額

學費 上
（佛郎）

法蘭西

一五

二〇、八〇

三、六〇

德意志

五

一二、四五

二、四〇

意大利

三〇

八、〇七

一、八五

奧大利

九

一、八五

一、七五

俄羅斯

九

一〇、二五

一〇、二五

英吉利

六

一九、二五

二、七五

瑞士

二五

四、四〇

七、五五

西班牙

六

比利時

三

學費過于兵費者。僅瑞士一國而已。其他皆偏重于兵事。蓋大勢所逼。衝突之機。時虞發動。不得不以全神注之也。

比較英日國力 (接前冊)

英國運河。長三千八百十三里。其搬運貨物。三千六百三十萬千二百噸。其收入數七百二十六萬二千二百三十圓。然日本運河之事。無可對照者。今畧之。以下所表。鐵路、教育、郵政、電信、財政諸事。皆爲文明富強之基礎。一一詳載之。

第十表 鐵路(進欸)

英國

四〇五、一八〇、六四〇^人

四七八、五七一、七二〇^{貨物}

日本

一九、八〇二、二〇二

一一、〇八〇、七〇八

第十一表

教育(小學校及中學校)

英國

一六、一六七^{學校數}

六、四九一、七四三^{學生數}

日本

二七、三七二

四、一〇五、七四〇

第十二表

教育(大學及專門學校)

英國

六九^{學校數}

一、五九六^{教習數}

二四、五三四^{學生數}

日本

四

二四二

二、三八四

第十三表 郵政、電報、

書信數

封

葉書數

張

電報數

封

英國

二、〇一二、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八、九〇〇、〇〇〇

八三、〇二九、九九九

日本

一五七、五一四、三九二 三三九、九三三、八二三

一五、五〇三、七〇〇

第十四表 郵政

書籍類

封

新聞類

封

小包貨物

個

英國

六二二、九〇〇、〇〇〇 一一六、八〇〇、〇〇〇

五六二、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七、六六三、七五一 九一、五一九、一五四

五、〇七六、六四八

第十五表 財政

歲入

圓

歲出

圓

英國

一、〇六六、一四〇、〇四〇

一、〇二九、三五九、九四〇

日本

二四六、九五三、〇七五

二四六、四五一、七〇七

第十六表 國債

本錢

圓

利錢

圓

英國

六、三四四、三五七、〇四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日本

四一三、二五三、一二四

一七、九七六、七七三

以上所表。一一閱之。其差異情形如此。然則何爲而云東洋之英國乎。第一表土地人

口之數。稍占英國之上。十一表中。中小學校之數。稍多于英國。其餘則非特不能凌駕英國。且居英國幾百分之一者有之。強言之。則兩國之差等。英國殆占四十分之一。實按之。則英國國力。實四十倍于日本。世之論者。妄以東洋之英國擬日本。非大言不慚者乎。

雖然。英國土地人口。固不及日本。何以區區三島之英國。其國力之發達。若是其大乎。觀其歷史。見其人種、民情、國勢、政教、法律。及內亂、外戰、遠征、探險、學術、技藝種種發明。皆與日本殊途。千百年來之所積。至于今日。成一完全無缺之大帝國。而日本變法。不過三四十年。始改變千百年封建之舊習。棄脫甲冑鎧轡。漸入泰西文明之域。以昔日執長鎗揮大刀之手。而今日製電氣御瀛力。其得戰勝鄰邦。列入強國者。日本之進步。亦可驚異。然豈可自生滿足之念。而恍惚于人言乎。 (未完)

非律賓種族考

非律賓諸島。種族繁多。然其大別有二。則列古羅種、及馬來種是也。

列古羅種。稱爲阿易達。其身僅長四尺六七寸。皮膚黝黑。毛髮捲縮。唇厚鼻低。智識

劣陋。眞蒙昧之民也。羣棲于呂宋島、敏打那哦島、敏多羅島之山中。不與他種同閭里。是蓋諸島中元來之生民。及馬來種侵入。漸次迫逐之。遂深避于內地。今其數殆不過二萬云。

馬來種人。膚色銅赤。毛髮黑直。眼瞳亦黎色。男子概乏鬚髯。是代列古羅種而爲諸島之主民者也。其總數凡七百萬。但其中又分多少種類。其數最多而勢力亦最強者。有達加羅、及比沙鴉二種。達加羅種全住于呂宋及敏多羅二島。比沙鴉種則散居于呂宋及敏打那哦二島之間。比沙鴉斯島所居。又別種之人也。其他居于南呂宋者。有比可魯族。居于敏打那哦島者。有曼打鴉族、及馬落波族。居于火羅諸島者。有摩羅族。是等皆顯著也。

西班牙征服羣島以來。歐羅巴人來住者。亦頗不少。其中西班牙人占十之八九分。中國人往住者。其數約在二十萬以上。而此等外來人與土人相婚。生出混色人數亦甚衆。悉聚處于馬尼拉都會中。

今察諸島之居民。其中有智識。有財產。而最富愛國之心者。即歐人與土人所生之混

色人也。蓋彼等以歐人爲父。故幼時即沐浴學校之教化。而歐人多及時歸其本國。不得終留于該島。去時必分多少財產。以遺養其妻與子。其妻與子固依然該島人也。夫以有學有財而終身居該島之人。自必冀望該島之繁榮發達。是情勢有必然者。故論者謂非律賓將來之眞主人。必屬此種。其獨立黨之義士。如羅哈司、如阿擬那魯多等。即此種也。但以諸島計之。則其數頗寡弱。雖凜然抱獨立之志。以身相徇。然運會未至。事與心違。徒遭顛沛流離之慘。不亦可哀哉。

次于混色人而爲居民之優等者。則達加羅及比沙鴉二族也。而達加羅族尤智力優良。天性勇敢。頗具俠氣。又最善摸倣技術。其工藝良有可觀。日本人嘗云。對此種人。而相其骨格容貌性質技能及習慣言語等。輒想起在昔祖先。當與之有親密之關係。蓋以爲其種出于日本也。今其住于都會近傍者。智識亦與時少進。然久受西班牙之壓制。卑屈性成。自主之氣。殆消磨盡矣。其棲遲于山野間者。從未受教育之益。尙不能達今世立國之度。故其所爲。不過蜂起烏合。偶應獨立黨之義聲。排斥外人。以泄氣于一時而已。比沙鴉族人之通世態者。嘗語人曰。我等諸島。今尙不敢冀獨立也。其故何哉。蓋文化

未達此点。不能驟然增長也。今日之計。唯在去殘暴主人之羈勒。而歸命于寬仁之主
人耳。其爲是言也。以獨立黨之意氣臨之。則惟見其可憐可鄙。雖然。若實按諸島文野
之度而立論。則豈非穩當明爽之說乎。

英德關係

英德兩國。外面極爲親密。人所共知者也。今英國某報載德皇致書於英國曰。敬告英
國民。我德國所希望於現在及將來者。第一在維持國際平和。第二在維持兩國交誼。
夫我兩國決無反目之理。然第一之所希望。在無他國之敵。第二之所希望。在我國國
民財政諸事。及人道交際之競爭外。餘亦不願有何競爭也云云。

餘勇可賈

杜國大統領。致電於紐約某報館曰。各處公民皆富于勇志。至死方可罷戰云。

陸軍議增

英國陸軍少官維丹氏。於下議院演說。言英國陸兵在南非者。二十三萬一千人。國內
豫備兵。宜增加二十四萬人云。

殖民雜俎

記舊金山大埠因疫罷市事

來稿

首春之月。美國皇家醫生指謂華埠有疫。園困搜查。不堪滋擾。幾遭焚埠之慘。是時幸得西報痛斥其妄。洋商力詆其非。其謀稍爲斂跡。然該醫生恨仍未息。必欲再下毒手。始快其心。復盛傳華埠有疫。妄議苛例三條。其一曰、用纜圍華埠。以杜傳染。其二曰、盡燒不潔樓宇。以絕根株。其三曰、不論華人男婦老幼。一律種防疫藥水。以防癘疫蔓延。已上三條。皆該醫生之所妄議者也。惟園埠一節。乃其故志。各洋商以前車可鑒。覆轍不宜復尋。出而駁之。遂爾中止。至燒不潔樓宇。各樓主以身家財產所係。起而駁之。又已中止。而種防疫藥水。則無可止矣。所種者在華人之身。與西人商務無關也。與樓主身家無涉也。中國人之積弱。每易欺凌。故西人亦不代起而爭之。該醫生可無棘手矣。四月二十一日醫生到中華會館會同領事紳董將所議種藥一條傳知大眾。并將園埠一條提出。着任採擇其一。以便舉行。當時領事紳董不慮禍延眉睫。倉卒之間。遂簽字允行種藥一條。而不知數萬人命之生死。皆決于簽字之時。懸

於醫生之手矣。蓋該醫生之設害華人。已匪伊朝夕。經之營之。必欲一網打盡然後快。故其所謂種藥以防疫者。目爲善事。且言有益華人。豈知實以最烈毒之藥水。種在華人之身。使得逞其伎倆。而遂其陰謀耳。查此藥水出自德國。其性最烈最毒。用之種在身上。可熱至百二十度。雖少用三滴。平時至壯健之人。亦必發熱勢如火炙。單弱者一受灌刺。不逾刻而死矣。言念及此。能不痛心。不種此藥水則已。若一種之一兩日之間。必死亡相繼。斯時醫生有機可乘。必指遺毒而亡之人。謂爲眞疫矣。遺毒而死於先。焚埠必繼於後。身家性命。將亦一洗而空。雖三尺小童。亦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者也。該領事紳董。豈惜焉未之思耶。其意豈不以圍埠則有礙商務。種藥則有益人身。婦孺之見。諒不逾此。是乃似巧而實拙。似智而實愚。不知命且不保。商務何有。嗟彼臬鏡。是何肺腸。乃欲置數萬人生命於一毒之中。其平日所懸告示。動稱爲有保護僑民之責。今果何若矣。于時闔埠鼓譟。人心皇皇。束手無策。保皇會同人以保護僑民之責。特開會陳說利弊。一時集者數千人。齊赴中華會館與該領事紳董辨論。領事匿而不面。紳董多亦不到。同人以事關大局。且人命所繫。必須駁除苛

例。乃獲安甯。遂先議聯行罷市。後再籌策。而座中紳董仍遲疑不決。同人愈益憤怒。有欲逐以箠者。有欲揮以拳者。後以衆怒難犯。始首肯標紅率衆罷市。二十二三四等日。埠上大小生意。一律閉門。中華會館迫得延請律師二名。保皇會亦自延律師一名。以駁此例。并與該律師訂明。所有會中同志一律保護。不准醫生亂爲下藥。故某日有數醫生到埠種藥。各店戶皆閉門不納。彼計無可施。兇狠之輩。則懷炮挾鎗以尾其行。故街上行人。伊亦不敢相強。誠恐一有其事。難保無決裂之日也。噫、吾民之自謀保衛。可謂苦矣。然官紳既置之不理。非保皇會自籌善法。必坐受醫生之毒。以待死亡而已。不亦慘哉。其數日適有輪船啓行旋唐。附輪歸國者數十人。內有保皇會同志三人。不料醫生着洋差留難。不准就道。并有卸任古巴領事張某。亦附此輪而返。惟不准華人出口。於是雖以衣冠之輩。外交之官。亦徒切望洋之嘆。幸保皇會早派有同志在碼頭照料一切。見此情形。即行電知保皇會所。同人報知所延律師到與駁詰。乃得安然動輪而去。由是平時以保皇會爲非者。至今皆知爲可恃矣。以官紳爲是者。至今皆知其無用矣。同人復連日開會演說保護情形。并勸不可與

濟南幸四十一
醫生爲難。貽累大局。從此人心益憤。衆志益堅。入會者日以數百計云。

按我華人之出洋也。外人待之如牛馬如奴隸。斯亦已矣。夫牛馬奴隸。猶得率其起居食息之常。苟無甚暴行。斷無橫加以禍患者。何我華人之竟牛馬奴隸之不若也。去歲檀山燒埠之慘。言者下淚。聞者傷心。然可一則可再。此行則彼效。此次舊金山之事。無乃欲行其故志乎。燒埠則欲盡屠其身家。種藥則欲盡絕其性命。斯事體大。宜欽差領事之起而爭之。據公法以駁之。斯足以顧全國體。而保護其民之生命財產。乃不惟不能爭之。反從而助之。然則其平日所懸告示。一則曰有保護僑民之責。再則曰有保護僑民之責者。豈有其責之不必有其事乎。噫。吾知之矣。其所有事者。則包賭也。吸煙也。勒收牌費也。一切擾民害民之舉也。觀于此次金山保皇會之出而與爭。而其事得寢。夫此不過能合一小羣耳。能成一小團體耳。而況合四萬萬人之大羣。成四萬萬人之大團體。固將大地莫強哉。噫。吾民可以興矣。

人之勢力而爲之合公理順民情得衆多國人之勢力則勝不合公理不順民情不得衆多國人之勢力則敗是故以公戰成改革者唯正黨能之而奸黨不能是故若行公戰之改革則不止有利於國人即對天下後世亦是順民之好而行不得已之改革昔士武良等是也士武良等回復阿善雖只七十人而必公戰不用奇計是誠彼等之美德而吾最欽服者也若行奇計之改革則數人之力亦能爲之不必順公理不必順民情不必得衆多之勢力是故不止正黨能爲之而奸黨亦能爲之我今日以此傾奸黨奸黨他日亦以之傾我是謂循環之改革各用其詭計各行其僥倖此與彼仆循環不已不以國民之向背爲勝敗而以詭計之高下爲勝敗故果如是則齊武之政界殆紊亂無已時我國民何日始寧哉天下後世推原罪源我同志實不得辭其咎則我同志非與國民以幸福實種禍根于齊武國內也

我等何以勝于奸黨即我等順民情而彼等背之故我等之所利者在公戰之改革而奇計之改革則我等試自思豈能勝彼故我等若行奇計之改革則自失其爲正黨之地位是先自敗又何能勝且比留利前本我黨中人物也奸黨惟不相疑以誠相待故肯赴

宴而我等反乘人之信而掩之則道德之罪人也是何以對天下對後世哉故弟之意雖困難至如何亦只欲公戰之改革若在阿善之同志皆欲行奇計之改革則弟不願與聞亦願諸公無謀一時之小利而計遠大之幸福可也諸公意如何

巴比陀把這封書細閱了一遍便叫人請勢應本圭皮度諸人到自己寓中來把這信給他們看了他們平日都是欽服威波能的見了這封信便似烘得通紅的鐵忽注些冷水一般一時只呆然把眼看着巴比陀站不定主意巴比陀只得說道一國政治的基礎只看一國的人心是怎麼樣現在國內的民既想望民政已極我順民心作事無論公戰奇計都可行的我是順着民心行的奇計難道便說是背了民心麼若我們這回用奇計勝了奸黨奸黨下回也用奇計傾倒我們也怎能叫他不做只是他是背民心的便只能殺得幾個正人不能搖動全國人心那有何害我們自立志以後便不顧身家不惜聲名只要把些幸福給現在未來的國民便是達了我們的志願然則只要能回復民政有利在國民身上即或壞了聲名甚麼緊要所以天下後世怎麼樣罵我奸黨怎麼樣報復都不必計及只想在阿善還這們的日子過得下去麼和比留利商量定了失得信麼時機一去不可再來若得了甚麼

計策又計及那裏。這裏我怕等到百十年後。還不能成就這事情了。所以我願諸公莫冷了熱心。銳意做去。若有甚害。只在我們自己身上。若有甚利。便及全國了。是不是麼。各志士聽得這一席話。真是有理。便把熱念重新提起。不被威波能的話所搖。只等比留利的使者到來。便決計回國。幾日之後。比留利的使者果然到了樂師家裏。順便帶着封書信。把各志士是十一月十一日的定期。各志士看見。人人狂喜。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巴比陀便把各志士決計一行。及期日。再寫封信與威波能。叫禮溫送去。看官聽說。這巴比陀與威波能若論起交情。真是刎頸之交。不啻骨肉。只是到公事上面。各人若有各人的意見。便毫不相下。或有時爭論起來。直似仇敵一般的。各無苟且。及爭論完了。不論誰勝誰敗。又各沒有懷恨的事情。交情之深。仍復如故。這叫做英雄志士的交結。比常人不同。正所謂

公義私情。交盡其美。卓哉英雄。卓哉君子。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名士決死歸國都

懦夫發書阻危計

却說比留利使者既到。期日既定。熱心回復的。便得了下手處。那些志士。自巴比陀及幾個

與謀的好不歡喜。只是這在阿善的志士。總共有三百餘人。若知道這個計策。誰人不心願去做。所以若大家一齊去來。實只有十二張路憑。只能容十二人去得。若不大家一齊去來。這三百餘人之內。才智雖有高低。熱心却無異同。難道這十二人去得。餘便去不得。十二人回國。餘三百餘人。作何處置。志士交情。極爲深厚。英雄作事。極有條理。便由巴比陀想出計策。說不如公戰奇計。兩道並行。趁十二人殺奸黨的時候。這三百餘人。便在阿善齊武毗連的地方。唱舉義兵。攻入國都。假使裏頭的奇計不成事。外面的三百餘人。還有後望。假使外面的義兵不中用。裏頭的十二人。或能成功。兩計並行。雙鋒齊舉。左右總有一件成事。又可以使我同志。人人皆有事可做。又可以使奸黨們妨得這裏。妨不得那裏。妨得那裏。妨不得這裏。這計策自巴比陀唱議。經各志士大衆商量定了。又這志士中有個瑪留。是姓急如雷火的。這回的事情。若在十二人之內。是能早進國都幾天。快殺得奸黨。若在三百餘人之內。是要遲進國都幾天。慢殺得奸黨。試問瑪留。這們熱心的人。肯遲進國都。慢幾天殺奸黨麼。志士交情。極爲深厚。英雄作事。深體人情。便由巴比陀發出議論。說恰好行奇計的。正用着大力無雙的人。除我與邊君及勢應本君九人外。還要一人添補。便叫瑪留補足十二人之

數。一同回國去。有我們同行。也不怕他鬧出意外的事情來。這請求自巴比陀發出。經各志士大家應允了。巴比陀便把現在要回國去殺奸黨。及許他同行的話。對瑪留說了。瑪留自非常喜歡。又由通信委員。通知各志士。各志士都是踴躍從命之至。

再這自阿善國都到齊武國都。是一百七八十里路。平常至遲。也要四天。這回行奇計的。應走小路。又應躲避識面的人。所以加一天作算。要在初六起程。初十日傍晚。到着國都。潛伏加倫家裏。十一日傍晚。入比留利家裏。所以舉義兵的。要等那十二人走後。即于初八日。再全行通知。即全行準備。到十一日午時分。齊集阿善齊武毗連的地方。十一日傍晚。大聲舉義。攻入國境。正人作事。各無異議。英雄作事。少有商量。便由幾個首領決了議。餘都一律遵行。毫無異見。主意既定。衆論既決。自後各志士便要一齊回國。能回復民政。成就濟民大業。也在這一回。一敗塗地。喪了性命。也在這一回了。這些志士。自國變那時候起。到着今日。在阿善已住了三年之久。與阿善的地方的人物。都有三年的交情。自然有一番惜別辭行的舉動。都不在話下。內中只有巴比陀與瑪留兩人。同往李志家內辭行。李志是先已知道他們的計策了。也不能留他們。只勉勵他們許多話。便設席與兩人餞行。又喚女兒令南出來。

陪客。于是前回所說的老松怪柏夭桃嬌李。今又一堂出現。但顏色比前不同。從前的巴瑪二人是愁悶異常。今日便帶著喜色。從前的令南。今反帶著愁顏。所以四人之內。見得事情可喜的。現出喜的顏色。見得事情可悲的。現出悲的顏色。見得有事可喜有事可悲的。現出又悲又喜的顏色。見得無事可悲無事可喜的。現出不悲不喜的顏色。比前大不相同了。席中李志談及阿善政府。雖屬無用。若齊武志士自己。能舉義兵。阿善的人民。或有響應相助的也。難說二人聽了。甚是歡喜。當下四人暢談許久。盡歡而別。令南到此境地。好不難過。却不能阻他不行。又不能說許多甚麼話。只好暗地垂淚。次日二人又往阿慈頓家辭行。阿慈頓也與李志一般。說我三年來不能替你們盡半點力。甚是慚愧。現在你們自己舉事。想我國人難道沒有仁人義士。聞風而來的。所以只要你們自己努力。我們多少總有能相助的。二人都欽謝了。也飲了一巡酒。談了一番話。回寓把李志及阿慈頓兩人的話。對與謀的幾個志士述了。都是喜歡不盡。

光陰迅速。早到了初五日夜。明日即是初六日。那行奇計的十二人。要起程了。便大家都到巴比陀寓所來一會。巴比陀便與大家約法二章道。我們這回回國。是從救國民起。見不是

從報私恨起見的諸公想也知道。所以即或僥倖成功。有兩件事。不可不注意。第一奸黨雖然罪重。只宜學從前士武良回復阿善的模樣。逐出外國。不必置之死地。第二附從奸黨作惡的。雖有罪。可誅却奸黨。既除他們。自然不敢非爲。便恕他以前的罪犯。不必查究。諸公意見如何。若能應允。便此一決。各志士受多少苦難想。回復民政原是一片愛國的熱心。毫無私怨在內。那有不以爲然的事。都應允了。立下誓詞。這夜大家便痛飯一番。各相勉勵。各自誓死。夜深便在巴比陀寓中歇息。到了次日。這十二人分作三組。巴比陀瑪留多莫俱。邊利仁。吳兒陀爲第一組。勢應本。波重。圭皮度。勇具貞。杜命美爲第二組。區利染。生良明。爲第三組。有的扮作農夫。有的扮作商家。各帶着張路憑。前前後後向齊武國進發。正是慷慨提三尺死生只一行。且按下再表。

却說比留利庵着國書歸國。奸黨拆開看時。原來阿善政府對齊武法須斯兩國的交涉。全不與聞。真是難得。大喜極賞讚比留利能幹。又問了比道。知比留利赤心反正。毫無異志。便酬他的功勞。設酒相請。比留利應了命之後。自己也要設酒還禮。擇着十一月十一日爲期。下封請書。請奸黨裏幾個首領吃酒。并說在阿善請了幾個樂師。并得幾個絕色的美人。以

助酒興。那奸黨的首領裏頭。像比律布一輩人。是好色如俄鬼的。聽說有美人勸酒。那里還不肯赴席。便有亞留知、比律布、方柳知、久理知、次苦列、納多善、嘉武利知、七人應允。惟奸黨內一個最出色。叫溫知的。因有甚麼事務。不肯赴席。這令溫知性質勇武。又有手畧。若放在正黨裏頭。實算得個人物。只因他心術駁雜。主義不正。所以入了奸黨。却是奸黨裏頭得力的人物。比留利知道他不肯來。失望已極。幸喜他的黨羽裏頭幾個健的都已應允。即或他一人漏網。料也不甚緊要。便任他不來也好。且用心網羅這七個人。叫人準備了佳美酒肴。又叫工匠把那客廳。修整得十分華麗。并且十分堅固。又專着人向阿善請絕技的樂師。又自己趕到加倫家裏及匹方善家裏。把這事情和他兩人商量。請他們相助。他們自然應允。一切俱已齊備。只等期日到來。便好下手。

且說這匹方善也是正黨有名的人物。心地正大。又有些材智。只是性質柔懦。臨事遲疑不決。當下聽見比留利的話。起初還有滿腹的銳氣。幾日之後。未免有些胆小起來。想道。這回的計策。雖算得個奇計。却危險的事情。也真不少。第一奸黨嚴防出入。怕不能進得國都。中途被捉。第二奸黨無論甚麼時候。都帶着衛士同行。怕即或進了國都。不能近得奸黨身邊。

第一部 社會發生篇

第一章 社會者因人類之聚合而協力分勞遂成爲有生機之物

第一節 社會者人類之聚合也

社會者自人類之聚合而成。舉目可見。無入之地。便無社會。或止一人。或止數人。亦無由結成社會。故社會必以多數人類之聚合。始能成立。不必多方証明。亦自無異議矣。

第二節 社會者協力分勞而聚合者也

凡物之聚合。分爲二種。一曰無生機聚合。一曰有生機聚合。無生機聚合者。謂以數物駢合一處。此物與彼物。絕無關係者。譬如案上書冊之聚合。席上杯盤之聚合。孤島野蠻人之聚合是也。又如金石。如土塊。於物體中。只有各質之混合。而不能生活。皆成此無生機之聚合。是即物理學者指此物體爲無生機體者也。故於此等物體。雖缺其一部分。無關於全體之存亡。又雖如何增加。其全體亦絕無變化。石者依然爲石。金者依然爲金也。

有生機聚合者。謂於同時同地。聚合數物數部分。此物與彼物。此部分與彼部分。有互相牽涉者。譬如動物軀體中之耳目肺肝心胃腸脾等之聚合。草木之幹枝根葉花實之聚合。各

部分分其勞。異其業。互相助。各相待。其各部分始得生活。於全體始得生存。是也。故此等物體。於全體不生活時。各部分則不得生存。各部分不盡其所以生存之職。於全體亦歸於無用。故於各部分或加或減。全體上即來異常之變動。譬如自動物體中取其胃。破其肺。全體遂因之病死。又如草木。葉者俟根之吸收水氣而生活。根者俟葉之發散水氣而生存。若遽斷其根。盡摘其葉。即爲枯萎。此其所以與無生機之聚合異者此也。然動物植物生死之區別。即在於有生機與無生機。其生活時。雖互有關係。然於既死之後。耳目肺肝等之形體位置。雖皆依舊。而既無相助相俟之機關。則減之增之。於全體亦絕無關係。蓋其體已非有生機之體。而變爲無生機之體也。由此觀之。生死之別。其在於協力分勞之有與無。固甚明矣。問者曰。以各種人類而聚合之社會。則各部分之聚合。將爲有生機乎。無生機乎。答之曰。此即有生機之聚合也。何則。蓋只以數多之人數。同聚於一時一處。未得成爲社會。其中必有治人者。治於人者。農民商人製造家等之諸部分。分勞協力。而成相助相俟之形。乃始得眞謂爲社會也。

第二章 社會發生之外部元質即自原人而成社會時其居處飲食之事情

第一節 社會發生之元質分外部、內部、相互之三種

社會云者。古今東西。其數雖多。然皆非出於神佛之創造。又非自太古而留傳。有其始。必有其終。則其發生也。必有原因。其衰滅也。必有至理。其所以發生之原因者何也。凡人類聚合。而至有協力分勞之事。皆可謂爲社會發生之原因。今大別爲三。其一者人類外境之事情。即人置身於天地間之事情是也。其二人類內境之事情。即人人於軀體中之事情是也。其三爲人與人交涉之事情。總括之。一云內部原質。一云外部原質。一云相互原質。其謂之爲原質。不謂之爲原因者。蓋此理非一二事情所能盡。必有無數事情相合而成社會發生之原因也。今就外境之事情。先爲發揮。

第二節 氣候上之原質

一曰溫度。地球上。有極寒之地。有極熱之地。有寒熱相半之地。其中有適於社會發生者。有不適者。要而言之。溫度低者。則社會之發生難。溫度高者。社會之發生易。其所以然之理有三。述之如左。

未有社會以前。蒙昧無智之原人。未知種植禾穀之術。未識牧養牛羊之法。只取天然生長

之動物植物。以爲食物而得生存。嚴寒之地。動物植物。長成不易。則食物缺乏。其難於發生之理一。如濱北冰洋之愛斯蘭。若無自熱帶流來溫暖之潮波。海水曾無融解之期。海水不解。則禽獸草木。不能長成。人類生存。亦非易事。故極寒地方。人類之得生活。亦必藉於溫度。則溫暖之地。食物繁多。人生自易。固不待言。

寒氣過盛。人之精力。多糜費於保存生命。則經營各種事業。隨而減少。其難於發生之理又其一。如住於北冰洋之埃斯摩人。爲保持體溫。須多食脂肪。爲求食之故。所費精力既多。殆無餘力從事他業。故各事不能改良。始終不能結成社會。且彼等爲禦寒計。須製極厚極呆之皮衣。亦彼等動作不能靈動之一原因也。

男女爲禦寒故。費精力既多。則用力於生殖之事亦少。故子孫不能繁昌。人口不能增加。遂至無人協力分勞。其難於發生之理又其一。夫男女身體之精氣心力。多寡有一定限。多費於此。則減於彼。自然之理。如學人太勞心思。過用腦髓。大抵不能生子。蓋精神疲倦。殆無餘力用於生殖之事故也。生長於極寒之地亦然。故如埃斯摩人。雖經數世。人口殆不見增加。又濱於南冰洋人種及住於南亞美利加南極底拉爹夫依哥之人類。亦同此例。

夫世人皆謂溫帶之地。最適於社會之繁榮。雖因現時地球上之形勢。其廣大社會。無不在於溫帶。遂謂溫帶之氣候。最適於社會之發生。其實不然。上古未開之世。社會之開。皆在熱帶。其所以然者。無他。於熱帶之地。不藉人力。而自然生長之物既多。不須求禦寒之術。而人體自能強健。昔印度及中國南方諸社會。皆起於熱帶。而達於高等之開明。查巴及坑蒿查熱帶等國。往往見高聳巍煥宮殿樓閣之遺跡。則往昔已成高等社會可知。即如近世中亞美利加墨西哥秘魯之社會。皆於熱帶而達非常榮盛。又歐羅巴人始發見滔依知島。頓鴉島。參涓知等島時。其社會之狀態。及進步之高等。決非他島之比。而彼之諸島。又皆在熱帶者也。由此觀之。世人多謂熱帶之國。開明頗難。自不可一概而論。雖氣候過熱。易使人懶惰倦怠。其害不少。而食物繁盛。利益亦多。況熱帶諸國。并非晝夜二十四時。俱爲酷熱。大抵日中之外。皆屬平溫。而適於勤勞動作者哉。至近世廣大開明社會之所以起於溫帶者。既於古來熱帶之社會。步武其文物。復人智漸開。一則戒身體之怠弱。一則氣候平和。衣食無不足之患。故至此也。

二曰乾濕社會者。乾濕不適其度。不能發生。過於乾燥者。滿目沙礫。植物不能生長。碍社會

之發生及長進。固不待言。然過於卑濕者。其害亦不少。如東亞非利加之斯阿謨路。金屬者
 悉生鏽而不能用。火藥者悉潮溫而不着火云。且天氣之乾濕。於人身精力之增減。甚有關
 係。是即所以關係於社會之發生者也。據生理學而言。凡肺及皮膚。蒸發水氣快捷者。身體
 必健強。蓋身體中之滋養津液。新陳代謝。藉肺及皮膚之蒸發。而蒸發之運行。於空氣乾燥
 時則速。於陰濕時則遲。故溫暖而乾燥之地。其人活潑。溫暖而陰濕之地。其人大率柔弱。試
 即一人身上。以驗此理。凡體魄薄弱而多病之人。當風日和麗。精神便覺清爽。至陰雨纏綿。
 便覺沈倦。可知住乾燥地者必多強健。住卑濕地者必多羸弱。試觀熱帶之諸民種。如埃及
 巴比倫。非尼沙等。亦皆於高燥之地。自昔已達開明。今不就民種言。更就人種。民種者專指
 有政治之國
人種者合有政治無
 政治文明野蠻國言之。更爲明白。夫多雨之地。則濕氣盛。少雨之處。則氣候乾燥。固不待言。
 欲知地球上晴雨多少之國。一覽地圖自知。如北部亞非利加。亞刺伯。波斯。西藏。蒙古等。
 非屬無雨地方之部哉。一年之中。下雨極少。然觀古來史乘。此等邦國之人種。皆強悍勇猛。
 戡服東洋諸國者也。其一韃靼人種。踰南邊之山脉。奪畧中國印度間諸地。驅逐其土人。復
 侵入於西洋諸方。其一亞裏山人種。於上古時。南則占領印度。西則殖民於歐羅巴。其一施

中國魂

鐵面獼猴

白雲悠悠衡陽浦。兮鴻飛冲天振翮羽。兮中流浩歌思。聖主兮捨位救民我慈父兮瀛臺幽廢念逆豎兮誓言救之誰敢侮兮爰舉義旗擊法鼓兮國民精神如猛虎兮朱虛平勃誠千古兮凡我同胞無自腐兮勞心惻惻懷故土兮

人間世

蓬頭子

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駝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

聞劉問芻中鎗未死

大錚

如君休矣獨何爲。自鑿凶門大覺奇。青史相公元不避。黃袍點檢亦難期。廉來奔走狐工媚。堯桀分明犬豕知。倉海何曾非妙手。祇憐一發麗其龜。

星嘉波餞客南清之行

陽曆五月五號

大島翼次郎

眼前六千里風雷。粵海閩山取次回。終古笛聲含壯思。樓頭吹得島雲開。脫劍長歌夜氣深。離筵月色滿風林。他時兩戒山河外。猶記蒼茫二鳥吟。

詩成後再書示同餞者

大島翼次郎

如此風波也送行。我儂試唱爾儂賡。座中同志无餘子。一例新詞愛渭城。連番今雨散匆匆。大海浮萍認聚踪。未吼曉鯨猶惜別。干雲虎氣望宵中。

贈別律詩三首

觀天演齋主

萬枝樺燭裏。酌酒送君行。相見知何地。權奇服友生。蛟龍紛毒霧。醜虜繫長縷。落落乾坤事。男兒豈爲名。

右武雄君

與我同浮海。經年感逝波。即今人外別。仍復世相磨。虎豹才能變。梟雄禮可羅。股拳此時酒。振劍欲長歌。

右瑤五君

折柳大江濱。夫君意氣真。同行三益友。獨立一完人。慷慨迴瀾手。艱虞入穴身。清時瞻物望。旦晚要維新。

右埃坡君

本館各地代派處

大坂天神橋
南館東入 梅清處塾

東京神田區表
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丁
露月町十四番 西社書店

上海大馬
路泥城橋 同文滬報館

上海四馬
路惠福里 采風報館

福州閩報館

潮州府齊興行劉節膺先生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仁川怡泰號

玻璃和昌泰

黑龍江華昌泰

暹羅網咯街陳斗南先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秘魯埠根記

星加坡吉隆
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舊金山大埠實文報館

舊金山翰香報館

舊金山正埠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大島真太郎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舊金山直隸中西日報

本館各帳升貳貳

東京堂書局

東京堂書局